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短篇小说选(五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433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9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025 定价 1.60 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之初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题词：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，向我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热情号召。三十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国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积极努力，创作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炮制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在文艺界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，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，使得我国文艺园地百花零落，万马齐喑。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相继被打倒，我国的文艺事业重新得到蓬勃发展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华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题词：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。”给我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，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日益走向百花争艳的局面。目前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，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贡献。

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中，短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三十年中间，虽然一度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和破坏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我国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茁壮成长，新人辈出。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

说，题材广阔，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，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时代风貌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，有力地发挥了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”的战斗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展示建国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果，宣扬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胜利，以无可批驳的事实戳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我国文艺界的各种罪名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、艺术水平和不同的特色；并顾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，作品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。读者的评价和反映，已产生的社会效果，是选收作品的重要依据。某些虽有缺点而主要思想内容积极、健康的作品，也加以选收。选集目次，大体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根据篇幅情况，分册陆续出版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资料搜集不足，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，切盼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、帮助，我们将在再版或出版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。

谨以此书作为献礼，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。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路遇.....	雷 萌 (1)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.....	陈翔鹤 (11)
彩霞.....	浩 然 (25)
羊舍一夕.....	汪曾祺 (37)
新战士小蓝.....	谷斯范 (67)
二月兰.....	谢 璞 (87)
九孔桥边.....	李英儒 (105)
撒尼大爹.....	李 纳 (121)
金牛和笑女.....	欧阳山 (138)
白发生黑丝.....	冯 至 (147)
在晨花灿灿的山崖上.....	碧 野 (159)
野牛寨.....	艾 芜 (172)
赖大嫂.....	西 戎 (194)
礼物.....	魏金枝 (209)
雪打灯.....	房树民 (221)
三人下棋.....	李惠文 (227)
晨.....	费礼文 (235)
“老坚决”外传.....	张庆田 (252)
在厂史以外.....	舒 群 (271)
黑掌柜.....	郭澄清 (288)

出山.....	方 之 (298)
一面之缘.....	李满天 (311)
故人.....	陆 地 (321)
长长的流水.....	刘 真 (352)
桑金兰错.....	赵燕翼 (372)
月夜清歌.....	韦君宜 (387)
开顶风船的角色.....	任斌武 (405)
第二双眼睛.....	赵 自 (420)
在大路上.....	牟崇光 (434)
山重山.....	刘厚明 (450)
路考.....	张天民 (463)
“财政部长”.....	李德复 (482)
短篇三题.....	陈登科 (493)
凌晨.....	张长弓 (504)
老猎人的见证.....	邓 普 (515)
骏马飞驰.....	王慧芹 (545)
三月三.....	沙丙德 (560)
钟声.....	陈桂珍 (574)
在师指挥所里.....	王世阁 (585)
红梅.....	贺抒玉 (597)

路 遇

雷 萌

读者一看这题目，也许心里就在捉摸：“这是古代传奇中常用的标题呀，写的不外是少男少女在邂逅中发生的爱情纠葛；什么穷小子在槐树底下遇见了神仙，什么单身汉在旅途中结识了美人儿……现在你也借用这个题目，难道也曾遇见过神仙美人儿不成？”是的是的，不瞒读者说，我的确有过一次奇遇。如果说神仙是具有高尚的品德、而又不容易认识他的本来面目的人物，那么，我遇见的的确就是神仙；如果说美人儿是一见之后就叫你心花怒放、而且对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，那么，我遇见的恰恰是个美人儿。我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段亲身的经历，就因为我要纪念这样一个人物，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！

让我言归正传。

那是一九四六年夏末秋初的时候，国民党的军队偷袭我们从日本鬼子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座城市，这城市座落在长城附近，和原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紧紧相连，是我国华北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。我是在这个城市被敌人侵占的前三天离开那里的。我清晨出发，同行的有八九个人，目的地是河北山区老根据地。有计划地撤退本来让我们走得从容，可是不到半天功夫，却接连遇见敌人飞机的几次袭击；我和同伴们只好分散开走，相互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，等到渡过一条大河之后，我朝前后看

看，同伴们的影儿都看不见了，空旷旷的乡村大道上，就剩下我一个人赶路了。

我一个人在路上走，可是我并不认得道路，只记得沿途几个大村庄的名称，一碰见岔道儿我就无所适从了。好容易迎面来了个须发苍白的老者，我问他到陈家庄如何走法，他说：“你走路又不认路，真够呛。这样吧，沿着这条河沟儿走吧，准没有错儿。”

于是，我就心安理得地沿着河沟儿走了。这条河，是一条大河的支流，河道儿平平展展，一点也不醒目。大概是上游落过雨，河水黄糊糊的，净是泥浆，没有一点儿波澜，甚至看不见一点儿动静，就象一盆面糊似的，哪里象一条河哟。

按照我的老规矩，走路总得看看风景。左边的河沟既然没有什么好看，我就看右边庄稼地。这一路都是种的包谷和高粱，已经长得高过人头了，绿油油的象一堵无止境的围墙。闷热的天气，庄稼也热得透不过气来，就互相用叶子支持着，你搀扶着我，我搀扶着你，直挺挺地站立在骄阳之下，一动也不动。远处，是绿色的丘陵和淡青的远山，波状的弧线上点缀着几朵白云。没有风，听不见鸡鸣犬吠，看不见来往行人，在这战争的年月里，原野上的晌午就和深夜一样的寂静无声。

我一个人在路上走，不要以为我在匆匆忙忙地赶路，说实在的，我是走走停停，停停又走走。因为，当风景已经不能吸引我注意的时候，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，刺痛我的脚掌。我脱下布鞋来看，不过是几粒小小的砂子。我把砂子倒出来，穿起鞋子再走。不多一会儿，又有东西在刺着我的脚掌。脱下鞋子再看，仍然是几粒砂子。我仔细地将砂子一粒一粒地取出来，再走，不多一会儿，脚掌又在刺痛……经过四五次这种

难堪的重复以后，我简直不耐烦了，我的脑子开始活动起来，奇怪的想法也就开始产生了。

我想，假使我能够忍住脚痛，不再把鞋里的砂子清除出来，是不是会越积越多呢？如果鞋子里铺满了砂子，是不是反而不会刺脚呢？我被好奇心驱使着，下定决心要做一次科学的试验。

主意打定，我就咬紧牙关，忍耐着脚痛，不再清除鞋里的砂子了。相反，我倒担心砂子不再跳进我的鞋里来，我故意放开大步走路，故意走得十分潇洒，极力避免因为脚痛而产生的颠颠拐拐的现象。我一边走一边盘算：现在大概有七八粒砂子了吧……现在大概有一小撮了吧……现在有一勺子了吧……。奇怪的是，脚掌虽然照样刺痛，可是并不怎么厉害。我提起腿来轻轻摇晃了几下，好象鞋子里真的装进了不少的东西；我等不及了，我想马上知道这一试验的结果。

我蹲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脱下一只鞋子来看。可是，我没有看见想象里那么多的东西。把鞋子倒过来摇晃了好久，也仅仅倒出来四粒砂子；再脱下一只，只倒出来两粒砂子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在作怪呢！为什么连简单的加法也不灵验了呢！我气坏了，我的科学试验完全失败了，早知如此，我何必让我的脚掌受罪哩。我赌气地将鞋子在地面上拍打了几下。也许我用力过猛，鞋子和地面撞击的声音实在不小，在这寂静的原野里，这声音就好象是放空炮一样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见身旁的包谷地里有人大喝一声，接着包谷叶子哗沙沙的一阵响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庄稼丛里跳出一个人来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这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老人（这没有什么奇怪，因为我早已知道这个地区农民的习惯，他们在大热天

多半是赤身露体在地里劳动)；他年纪在五十上下，样子长得实在不太好看。用美术家的话来说，这是一个轮廓很不正确的人；他头部很大；个子矮小，上身和下身的比例也很不相称；罗圈腿，两条腿弯里几乎可以塞进一口袋米；他的皮肤象紫檀一样乌黑，手腕上和小腿上的筋络都鼓出来了，仿佛老树的盘根；他有一双深陷进去而又闪闪发亮的眼睛，就象老鹰盯住小鸡似的牢牢地盯住我；他左手拿着一把镰刀，右手紧握着拳头，好象随时都在准备着行动……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尽管一丝不挂，也如同满身穿戴着铠甲的将军，那副威风凛凛的神气，不由得使我心里有些诚惶诚恐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对我喊叫着，就象审问一个罪犯。

唉，我是什么人，我还没有向读者交代明白咧。简单地说，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，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，我是一个还没有懂得革命是怎样革法就加入了革命队伍的人。别人背地里叫我文化人，其实，我是在参加革命以后才真正有了文化。我头戴一顶八角帽，身穿八路军的军衣，因为讲卫生的缘故，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。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，里面装着两种干粮——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。我脚下穿着一双——不，我是光着脚板子站在地上咧，手里提着那双倒霉的专门跳进砂子的布鞋，还没有来得及穿上，就被这个老头儿吓得呆头呆脑了。

为了想把空气缓和一下，我就轻描淡写地回答说：“什么人，连八路军你也不认得！”

老头儿的眼光又在我身上扫了一遍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用装腔，你说你在这里干啥？”

“我在这里拍鞋咧，”我举起手里的鞋子给他看。

“拍鞋，拍鞋有这样的响声吗？”这一回，他锋利的眼光直盯在我的脸上，而且往里直钻，好象一把查私货的铁杆，一直插进我的肉体，想从我的灵魂深处掏出一点货色来看看。

唉，我怎样说哩，他问得有道理呀，拍鞋哪里有这么大的声音，拍鞋哪里用得着那么大的力气；是我该死，我不该异想天开，我不该拿鞋子出气，他应当怀疑，他应当审问我……可是，我怎样回答他呢！

他看见我不响，就逼近一步，气势汹汹地问：“你说，你说，你说你在干啥？”

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反过来问他：“你、你说我在干啥？”

“俺要你说，”他瞪着两只眼睛，“你说你在干啥？”

“我说我在拍鞋，你又不相信，你说我不是拍鞋是在干什么；难道我在放枪，放炮，放炸弹……你也不看看我是个什么人……”

大概我这几句话起了一点作用，老头儿朝道路的两头看了看，仍旧不放松他的审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从城里来。”

“从城里来，”他眼珠子一转，“城里怎么啦？”

我怕泄露了军事机密，只好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城里不怎么。”

他鼻孔里又哼了一声：“不怎么，不怎么你干吗跑出来？”

啊哟，他知道的事情不比我少咧。可是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泄密，我只好说：“我不出来我呆在那里干吗！”

“干吗！”他脸上现出一副鄙薄的神色。“城里有鱼有肉咧，有钞票咧，鬼知道你在那里干啥！”

我的天，这些话他不是对八路军说的，他是对敌人的特务说的。我心里直在打鼓，我要怎样才能取得他的信任呢？在没

有想出办法以前，只好硬着头皮听他摆布。

“你说，”他紧逼着我问，“你为啥不呆在城里？你为啥要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？这条道儿我不能走吗？”

“能走，能走，可只让好人走，不让坏人走！”

“你怎么断定我是坏人？”

“不是坏人，你为啥弄得辟辟拍拍一片响？”

“好人就不能拍鞋吗？”

“拍鞋，拍鞋，你到城里去拍吧，你为啥不呆在城里？”

“你这个人……你不知道敌人想抢走我们的城市吗？你愿意让敌人把我们包围在城里吗……”我发急了，一不留神，蠢话就顺口溜了出来。

老人听了这话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偏起头来，象考问小学生似地考问我：“你说敌人要拿走俺们的城市，你说拿得走拿不走？”

我说：“拿走了我们也能够拿回来。”

老人又偏着头问：“那你为啥不守住？”

我说：“守得住就守，守不住就不守；八路军今天离开，说不定明天就要回来。”

老人仍旧偏着头问：“要怎样才能够回来？”

我说：“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够回来。”

想不到我这几句回答中了老人的意，他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一边用手摸着下巴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倒真地象个八路军咧，有种！”

“是你不把我当作八路军咧！”我也笑了起来。

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了过来。

老人看见我还是两只赤脚站在地上，就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。”

我一边穿鞋，一边感到脸上发烧。

我现在才完全明白，这个可敬的老人，他是把坚决的革命意志当作八路军的通行证。

看看没有什么话可说了，我正打算向老人告别，可是他又开腔了：“你是……你是送信员吧？”

老根据地的农民都把我们的通讯员叫成送信员。我不是送信员，可是我的职业不是一口气解释得清楚的；为了省事，我将错就错地点点头。

老人接着又问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我说：“我到阜平县去。”

他说：“阜平县，那有好几天的路程呀，你去干啥？”

我说：“有任务。”

他说：“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，为啥弄得辟辟拍拍一片响？……你当真在拍鞋吗？”

话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，我恐怕再出岔子，只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一半；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路上的砂子老是跑进我的鞋里来，我走几步就要倒一次砂子，走几步就倒一次砂子，老没有个完结，就拿鞋子出气。”

老人听了，就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老没有个完结，赌气就能完结吗？事情总得干到底呀……你今年十几了？”

老天爷，他问我今年十几岁！是看见我身材长得矮小，还是嘲笑我举动过于幼稚呢？不管它，反正我对他有了好感，就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十几，两个十几了咧。”

老人望望我，丢下了手里的镰刀，就势往路边上一坐，两手

抱膝，两眼望着远方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俺有个小子，也在你们部队里……真是个好小子，有骨气，不怕死……他今年十九了，他可比你长得壮实。”

我也不想走了，也就坐在地上，和老人面对面地谈起家常。

“你老人家有几个小子？”

“就只有一个。”

“一个小子你就让他参军？”

“为啥不，俺们穷汉，一个就要顶一个，不能老在别人裤裆底下过日子，你说对吧？”

我连连点头。老人问我：

“听你的口音，不是北方人吧？”

“我是南方人。”

“哪一省？”

“江西省。”

“啊，江西……家里可有老人？”

“离开家十多年了，没有音信，不晓得老人在不在。”

“唉……在也罢，不在也罢，日子总得后一辈去闯，不能守着老人……你说对吧？”

我连忙点头。

“你们江西有个井冈山……有个毛主席，你见过毛主席没有？”

“见过。”

“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在延安见过。”

“啊，在延安见过……他身体壮实不壮实？”

“可壮实咧，爬山过水都能行。”

“这就好啦，这就好啦！……”老人两眼眯成一条缝，脸上露出开朗的笑容，这笑容盖过了他外形的丑陋，我觉得他很美很美。

突然，老人将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把我的身子往他那边扳去，并且轻声细语地对我说：“可要好好地干呀，要好好地干呀，俺托人捎信给俺小子，也叫他好好地干呀，好好地干呀！”

我觉得他的手掌滚烫滚烫，一直烫到我的心里；他的话，也一直烫到我的心里。我眼泪汪汪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有不住地对他点头。

沉默了半晌，我想找出一个话头来谈谈，一眼看见包谷地里放着一堆堆的杂草，我就对他说：“你老人家刚才是在割草吧？”

他似乎没有听见。

我又说：“现在该锄第几遍草呀？”

他好象从梦里醒来，缩回搭在我肩上的手，楞楞地望着我说：“你是说锄几遍草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骨碌一下站起身来，捡起地上的镰刀，大声地对我说：“你又在说瞎话，锄草哪有几遍！俺告诉你，俺们锄草，就和你们打反动派一样，不锄完不止，不打完不止！”

他拍拍屁股，头也不回地直往庄稼丛里窜去，只听见包谷叶子悉悉索索一阵响，立刻就看不见了。

我站起身来，正对着那一片包谷林子发呆，突然又听见老人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不远的地方喊叫：

“你听见没有，不、打、完、不止！”

一股热力象电流似的通过我的全身，我回答了一声“听见了”，马上迈开大步就走。

在我的旁边是一条河，我仍然沿着河沟在走。这条河，这条黄糊糊的净是泥浆的河，这条我刚才还以为没有动静的河，现在，我却看见河水上面漂动着几片杂草和树叶，它不仅在动，而且动得很快。现在我才晓得，是河总得流啊，世界上没有不流的河啊！

我沿着这条河在走，走得飞快，仿佛长了翅膀。

如果读者要问：“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？难道现在就没有砂子跳进你鞋里去吗？”

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：鞋里的砂子是不会没有的，可是，我心里的砂子已经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
1952年旧作

1961年改写
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

陈翔鹤

在六朝时候宋文帝元嘉四年，陶渊明已经满过六十二岁快达六十三岁的高龄了。近三、四年来，由于田地接连丰收，今年又是一个平年，陶渊明家里的生活似乎比以前要好过一些。尤其是在去年颜延之被朝廷任命去作始安郡太守，路过浔阳时，给他留下了二万钱，对他生活也不无小补。虽说陶渊明叫儿子把钱全拿去寄存到镇上的几家酒店，记在账上，以便随时取酒来喝，其实那个经营家务的小儿子阿通，却并未照办，只送了半数前去，其余的便添办了些油盐和别的家常日用物；这种情形，陶渊明当然知道，不过在向来不以钱财为意的陶渊明看来，这也算不得甚么，因此并不再加过问。

在身体健康方面，虽说陶渊明自四十一岁归田以后，即“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”，但在六十岁以前，他却仍然不断地参加部分劳动。只是当他满过六十岁之后，他才把锄头交给儿子，说：“不成不成，手脚骨头都松了，使用不得力，这些事只好交给你们来作了！”此后即很少自己动手，只于早晚间负手到田垅间去看看桑麻禾黍，一面温习温习自己心爱的诗篇。

这一年浔阳的秋天，来得似乎比哪年都早；每到早晚间，八月里的瑟瑟秋风便使人倍加有畏缩之感。这一天早晨，天刚一